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六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九

乞施制國用疏上殿劄子

宋史

書館藏

臣近曾上疏以即今公私財用率皆窮窘專奉目前經費猶汲汲不足萬一有大水大旱饑饉相仍戎狄侵邊盜賊羣起發兵誅討不時克定倉庫已空百姓又竭其憂患不細必當早爲之謀以救斯弊乞隨材用人使久於其任務農通商以蓄息財物節省賜予裁損浮費又以宰相領總計使之職凡天下金帛錢穀屬於三司不屬三司者總計使皆領之歲終則校其出入之數若入少而出多則思其所以救補之術奏而行之常使歲餘三分之一以備饑饉軍旅非常之費其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此誠當今之急務伏望陛下與公卿大臣定議早賜施行

乞召皇姪就職上殿劄子

嘉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陛下以皇姪宗實知宗正寺宗實辭讓多日不肯就職陛下兩次遣使者召令受勅中外之人無不欣悅以爲非陛下睿智聰明深謀遠慮斷自聖志確然不惑何以及此夫王者以大庇生民爲仁安固基業爲孝仁孝之道莫大如此今陛下下舉而兩有之天下聞之安得不喜又爵祿者人之所貪往往校量絲毫干求爭

傳家集卷二十六

章奏九

一

訟不顧廉耻今宗實特受陛下簡拔恩寵殊異而以榮  
為懼辭讓懇切首尾十月尚未受詔其智識操行必賢  
於人益足彰陛下知人之明此天下所以尤喜也然陛  
下之於宗實屬則父也尊則君也在禮父召無諾唯而  
起君命召不俟駕今陛下兩遣使者召之宗實雖不受  
恩命亦當入見面自陳述豈可在家堅卧不起臣愚伏  
願陛下更遣近上內臣往傳聖意責以禮法彼宜不敢  
不來來則陛下面加敦諭使知聖心懇惻發於至誠彼  
宜不敢不受如此則陛下仁孝之德純粹光大本末如  
一無以復加此皆陛下即今所行而臣復區區進言者  
誠欲陛下守之益堅行之不倦故也

傳家集卷二十六 章奏九

論覃恩劄子

嘉祐七年七月五日

二

臣光等伏覩今月三日御札取今年季秋擇日有事于  
明堂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一依南郊例施行臣等竊見  
皇祐二年親祀明堂是時以初行希闊之禮文武臣僚  
並轉一官今國家修舉舊禮乃是常典雖已誕告恩賞  
一依南郊例然竊慮貪冒無識之人尚有希覬流言云  
云動搖中外況今庶官濫溢經費窘竭豈可復踵往歲  
之失以增今日之弊伏望朝廷豫先明降指揮言今歲  
所行明堂之禮更不覃恩轉官使中外咸知以絕倣倖  
者之望

請早令皇子入內劄子

嘉祐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臣等伏聞擇今月二十五日差內臣宣皇子曙入內而曙猶復稱病未入臣等竊以臣子有君命召不俟駕之禮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義今曙但以恐懼不敢便當陛下非常恩寵而所差內臣亦合以臣子事君父之禮曉諭切責使即奉命豈得備禮致命默然往復殊不副陛下聖意其今月二十五日宣曙內臣伏乞特行責降以懲不職之罪況皇子之名本非官職無容避讓今詔命已下二十餘日而曙既爲陛下之子禮當朝夕定省備人子之職不宜久處外宅伏望聖慈速賜選差都知御藥諭以君父之命不可違臣子之職不可闕敦迫切責使即時入內并下大宗正司及本宮亦仰以禮敦遣不得更容遷延

傳家集卷二十六

章奏九

三

乞直講不限年及出身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國子監直講見缺數員久而未補蓋以近制須年四十以上及進士九經出身方得爲之臣愚以爲學官正宜取德行經術可爲師表之人不當限以苛法若不察其人之賢愚而惟年齒出身之問則雖有德行如顏回經術如王弼皆終身不可爲學官也又舊制學官皆先試講說然後就職近歲此法亦因循不行臣欲乞今後應國子監直講有闕許本監或兩制以上舉京朝官選人有德行經術者具姓名聞奏更不問年紀及出身其國子監所舉者委學士或舍人院試兩制以下所

舉者委國子監試並須衆官聚廳互舉疑義面試講說  
擇其義理精通者保明聞奏方降勅差除若德行邪僻  
經術荒謬而輒敢舉薦保明者並乞嚴行朝典

乞復夏倚差遣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十七日上

臣先任通判并州事日准經畧司牒往麟州勾當公事  
伏見通判本州事夏倚通敏恪勤勇於忠義苟利公家  
不爲身謀始與臣共議於屈野河西修堡以止西夏侵  
耕及見官幹軍馬司公事郭恩恃勇輕敵倚與臣書稱  
恩萬舉萬敗經畧司方行止約恩已覆沒倚收撫散兵  
孤城獲安旣而倚與衆人一例獲罪降充監當及今五  
年兩經大赦應當時河西連累之人罪稍輕者並已復

傳家集卷二六章奏九

四

舊差遣惟倚尚合入知縣資叙比於衆人獨爲困躓誠  
可哀憐臣竊以倚當日知恩必敗而力不能制恩之敗  
績寔非倚罪兼其人公忠材智誠有可稱不可專以一  
眚掩其衆善伏望聖慈特與復通判差遣庶使任職之  
臣知狗公獲罪終不能久爲身累有所勸慕

乞推恩老臣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十九日上

臣伏見皇祐二年陛下親祀明堂曾召前兩府杜衍任  
布二人陪位及禮畢陛下推恩特賜衍布子男各一人  
進士出身今陛下再舉希闊之典亦曾召前宰相龐籍  
陪位臣竊以籍鄉守西邊宣力實多懷柔凶渠復歸皇  
化其在宰府屬蠻寇憑陵震驚二廣翼贊聖謀廓清醜

類及告老之年精力猶壯堅辭榮祿去位家居實國家之碩臣方今之耆俊遇茲盛禮伏望陛下用杜衍任布前例特推恩於籍子男一人以慰其心足以示養老優賢增聖政之美

論董淑妃謚議策禮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

臣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親爲之輟朝挂服羣臣進名奉慰又命有司爲之定謚及行策禮於葬日仍給鹵簿外廷之議皆以爲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今送終之禮太爲崇重臣按古者婦人無謚近世唯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命者妃嬪已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

傳家集卷二十六

章奏九

五

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主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伏念陛下恭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絕無大盛過分著聞於外者此四方之人所以咨嗟頌詠歸仰聖德也不意今茲以旣歿之董氏而有司諛曲妄崇虛飾以隳紊制度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隆於女寵甚非所以光益聖德也況禮數旣崇則凡喪事所須用度必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歛日滋元元愁困誠不宜更崇大後宮之喪以橫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能復知而足以仰累聖德臣竊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謚及策禮事

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務從減損不必盡一品之禮以明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

論寺額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四日上

臣伏觀近降赦節文應天下係帳存留寺觀院舍自來未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管內者雖不係帳今日已前蓋到舍屋及百間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此明識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蓋以流俗戇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為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已上

傳家集卷二十六 章奏九

六

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罰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而又明行恩命錫之寵名定勸之也臣聞為人上者洗濯其心壹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號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方今元元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倡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事有微而患深令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並依前

後勅條處分其昨來赦文內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爲民所信而游惰不能爲姦也

言賈黯劄子

嘉祐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

臣伏見權知開封府賈黯本以文藝進身不閑吏事鄉在流內銓三班審官院已無聲迹可紀及尹京邑當繁劇之任尤非所長區斷乖方怨嗟盈路伏乞朝廷量其所能授以佗職別選差人知開封府庶合衆心

言王達劄子

嘉祐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監兗州景靈宮王達近降勅差知萊州達暴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爲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汚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爲長吏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達年紀及察達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永不得令親民

言王達第二劄子

尋改除達西京留臺

臣先曾上言新差知萊州王達暴戾凶狡殘害民物乞檢會達年紀及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朝廷追改前命臣竊以善爲政者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烏雀也故害民之吏患在不知知而不除使戕賊良善不愛一州而愛一酷吏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伏望朝廷檢會臣前來所奏早賜施

行

言陳烈劄子

嘉祐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上

臣等伏見朝廷緣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動遵禮法樂道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閭閻之中以為學官烈辭讓未至今聞福建路提刑王陶奏據福州勘到烈為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言烈貪汚險詐行無纖完乞盡追奪前後所受恩命臣等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為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等以獎勵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底滯迂闊之行不能合於中道猶為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豈可毀壞挫辱疾之如讎書曰不協于極不懼

傳家集卷二十六

章奏九

八

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以禮九九市駿骨蓋以此也若其內懷姦惡虧敗名教外飾詐偽沽釣聲利則朝廷舉者以為有道之士不次用之今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為愧恥亦不細矣其始者薦舉之人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委鄰路監司再行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虛實或選差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已湔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使四方節行之士不憂橫辱得以安恬於閭里若實有醜惡之迹敗亂名教則當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

論赦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  
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以私  
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於不經  
赦之人朝廷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  
則國家當於約束勅及赦文內明白言之若所坐不至  
甚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有所不均而同罪之人有幸有  
不幸也且今劫盜殺人不死及雜犯死罪猶赦之而微  
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主不刊之法令而決  
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況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  
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  
廷若能永無赦令使有罪者必刑斯人知恐懼莫敢犯  
矣今既數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  
罰重不經赦者其罰輕臧否糾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  
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犯罪之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  
乞於豫降約束勅內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  
有指赦作過情狀顯然不因臣僚奏請陛下聖意特不  
原免者止宜依法施行亦不可使重於赦前之罪應昨  
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行編配者並乞放令逐  
便庶使恩澤均一號令明信

言壽星觀御容劄了

嘉祐七年十一月三日

臣等前者伏覩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真宗御容當是時  
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進言自後方知本觀舊日止

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幹內臣吳知章妄有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興修自爲勞劾別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爲崇奉祖宗重違其請遂更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爲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倚以爲名姦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別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依在於太廟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者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爲象設然後得盡至誠也唯高宗祭祀親廟微爲豐數故傳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已曰祀

無豐于昵蓋規之也後至漢氏始爲原廟當時醇儒達禮者靡不譏之況畫御容於道宮佛寺而又爲壽星之服其爲黷也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啓聖院而已真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先觀是亦豐于昵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其所來止因知章妄希恩澤乃敢恣爲誣罔興造事端致陷朝廷於非禮今旣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只就本觀舊來已修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創添屋宇伏乞一切停寢止令有司以時侍奉所有知章誣罔聖聰依託御容妄有干請廣興力役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姦狀明正其罪

比竊聞今月九日夜大慶殿前儀鸞司房內失火煙焰  
已起燒及屋宇側近守宿之人知覺差早僅能救滅或  
聞聖恩欲寬貸失火之人竊以宮省之內火禁不可不  
嚴嚮使救之稍緩爲災不細伏望選差不干礙官一負  
子細檢定火發蹤由委開封府依公盡理根勘從初失  
火因依應干繫人等嚴賜施行所貴戒勵後人不敢懈  
慢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六

傳家集卷二十六

章奏九

十一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七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十

論后妃封贈劄子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

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贈三代臣竊以爲不可夫禮之所慎在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蓋以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逼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况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於此尤兢兢焉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爲女君今封贈之典混而爲一

傳家集卷二十七

章奏十

臣實懼焉雖陛下聖明宮壺之政貴賤有倫必無僭逼之憂然非所以別嫌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署慎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曰陛下旣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席盎猶以爲不可而犯顏力爭况著之典策以爲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皆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爲不然聖王制禮內外異宜不可均壹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爲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爲

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別名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鹵莽滅裂苟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唯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唯宰相樞密使得贈三代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

乞以假日入問聖體劄子

嘉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上

臣等竊以休假之令蓋愍羣臣職事勞苦故因節序使得歸家享祀宴樂盡其私恩今陛下聖體雖安然飲饌起居尚未復舊將來寒食節假頓經之日羣臣不奉天顏曉夕之心豈能自安欲乞自入假以後每隔日許兩府及知雜御史以上一次問聖體仍乞召兩府入對便殿所貴中外之人盡知陛下聖體康寧各獲安心

乞遣告哀使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九日上

臣等竊見大行皇帝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於契丹使人尚未進發兼聞不曾素戒使者對答繼嗣之辭臣等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為兄弟遭此大喪立當訃告虜中刺探之人所在有之今天下縞素虜中豈得不知而訃告之人尚未到彼虜謂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太宗無子則取於小宗以為後著在禮典豈為國惡若虜人有問盡以實對有何所傷今問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體豈得便穩况陛下

初爲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虜中安得不知今若  
荅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取其笑侮耳國家自與契  
丹和親以來五十有六年生民樂業今國有大故正是  
隣敵闖伺之時豈可更接之失理自生閒隙臣等願朝  
廷早決此議令人晝夜兼程進發若虜中問及繼嗣  
皆以實告孔子曰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臣等愚意  
竊以如此爲便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四月十三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羣生  
無福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繼統衰毀成疾未能親  
政恭請殿下同決庶務臣愚伏計殿下念宗廟社稷之

傳家集卷二十七

章奏十

三

重爲四海黎元之計不得已而臨之非中心所欲也若  
皇帝聖體不日康寧殿下必推而不居若藥石未效則  
殿下方且總覽萬幾未暇自安故凡舉措動靜不可不  
戒慎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小大戰戰憂慮  
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協力夙夜勤勞以徇國家之  
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  
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  
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疎則天下  
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能者退不肖者進忠  
直者疎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  
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

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已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已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祿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一恩而召羣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

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爲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爲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蓋善爲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妒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羣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賞之以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則善矣而小人不識大恩者或幾乎驕慢矣臣竊意殿下今茲繼而爲政必將紘之以嚴紘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人涵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離心伏願殿下徐以義理教之戒之有

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之善者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爲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宗勳者殿下當疎之遠之不可寵

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况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况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爲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羣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廝役憎如仇讎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羣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爲公卿親如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爲善者勸爲惡者懼百官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太山而坐平原也尚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

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絕前古光  
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臣備國家侍  
從之臣以諫諍為職不勝區區之誠妄冒以聞伏惟殿  
下置之八席少加聽察

言遺賜劄子

嘉祐八年四  
月十五日上

臣伏睹聖恩頒賜羣臣以大行皇帝遺留物如臣所得  
已近千緡况名位漸高必需賚愈厚舉朝之內所費何  
啻鉅萬竊以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  
掃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  
給一朝取辦逼以捶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  
况將來山陵所須全未有備國信往來又當供億萬一

傳家集卷二十七

章奏十

六

更有水旱軍旅之虞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若國用不足  
必重斂於民民已困窮何以供命飢寒所驅必為盜賊  
此乃安危之本願陛下深思熟慮勿以為細事而忽之  
也臣誠知乾興之際曾有此例亦恐當時所賜不至如  
此之多况當時帑藏最為富實今事力耗竭十無一二  
豈可但云舊例不思損益况委質為臣共圖國事股肱  
耳目譬猶一體安則俱安危則俱危豈待多得金珠然  
後輸忠盡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今天崩地拆  
率土哀摧羣臣各遷一官不隔磨勘恩澤已厚誠不忍  
更受賜物因公家之禍為私室之利伏望聖慈許令侍  
從之臣各隨其意進奉金帛錢物以助供山陵之費如

此則君恩下流臣誠上達上下相愛洽於至和旣可以少紓民力又不至有傷國體

言遺賜第二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臣於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上言乞許令侍從之臣進奉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未聞降出臣亦曾與同輩具狀詣客省進物蒙批降指揮以乾興年中無此例不令收接其事理本末臣已於前來劄子內一一奏陳今更不敢重複有言竊以方今國家多虞人心危懼正是朝廷斟酌時宜損益變通之際豈可不究利害但詢舊例而已况所賜羣臣之物比舊例過多幾倍而羣臣有所進獻則云舊例無之雖聖恩務在優隆然羣臣

傳家集卷二十七

章奏十

七

有廉恥之心者何面目以自安又州縣鞭撻平民逼取錢物以濟一時之急不知乾興年中何嘗有此例也以此見國家虛實緩急逐時不同豈可專執舊文不加裁損今大喪之後內外困窮凡百在位之臣皆當焦心刻已以救其患若受此非常之賜恬然有之曾不爲愧則士衆必曰我輩勞苦而所得微薄羣臣安坐而專享厚利其心安得不怨百姓亦曰我輩剥膚椎髓以供賦斂而浩浩入羣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怒近者怨遠者怒爲國計者可以不深思遠慮乎是以臣章區區欲輸此物非謂可以增帑藏之富助用度之急也其意蓋以通上下之情慰遠近之心塞無厭之怨解重斂

之怒伏望朝廷留心省察知其為安危之本非臣誇小廉競小忠也臣今來并前來所奏劄子共二道並乞早降付中書樞密院同共商量施行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為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為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

傳家集卷二十七

章奏十

八

幸今者聖體瘳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慎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呂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頽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慎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厚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慎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刑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

孫令問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慎終追遠之義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為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為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為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敢

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為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為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關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內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悃款

惶慄之至伏冀留神裁察

言山陵擇地劄子

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按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爲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當臨事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殯者國家以謹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况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侍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

祖宗未肯即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埽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值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按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大約虛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七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章奏十一

論御藥寄資劄子

嘉祐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上

臣伏見祖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勾當御藥院以其職任最爲親近恐名位寢崇歲月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爲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爲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來頗墮舊法居此任者往往闇理官資請其俸給久而不去殊失祖宗之意深爲不便今茲踐祚之初所宜革去積弊率由舊章竊見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等四人亦曾自陳乞因覃恩改任外官伏望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各依逐人所請將應自來內臣闇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任別擇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勾當御藥院仍自今後凡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遵祖宗之制不得闇理官資依舊留任內庭差遣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主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

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盛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亦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

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聳善抑

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任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之事者委任讀官紀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踈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強記難進易退

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慎行祕閣校理孟恂  
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  
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  
僭越妄言伏俟譴謫

上兩宮疏

嘉祐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

月日具官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皇帝  
陛下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陛  
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  
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  
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  
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

傳家集卷二十八

章奏十一

三

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  
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  
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  
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  
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  
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日  
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  
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  
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况社稷之重非特  
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  
固完美無間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闕上意

苟有釁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構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內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者也今雖嚴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關說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爲安若兩宮懽忻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况羣臣百姓孰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狗國不爲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論夏國入吊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十四日上

臣伏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

不許勒歸館舍臣愚竊以陛下繼統之初四夷之人皆欲奉望天表窺覘聖德又聞彛曾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所以犬羊之心敢爾桀黠今若深閉固拒不聽入見則必疑有所隱避益足使之驕慢况即日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幾得識陛下神武之姿知必能鎮服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其蠶蟻之衆心服氣沮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也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上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

傳家集卷二十一

章奏十一

五

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入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大濫况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制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仕之人彛來減省奏蔭悉爲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廢幾少救濫官之失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上殿劄子

臣聞臯陶贊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爲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史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徃徃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誠天下幸甚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陛下以明德令

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羣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為鬱邑鄉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羣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却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羣生不勝幸甚

乞體量京西陝西災傷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十二日上

臣竊聞京西陝西兩路自夏末以來殊少雨澤秋田豐稔者所收不過五分枯旱之處所得尤薄而官司或務

傳家集卷五

章奏十一

七

為聚斂民有訴旱者不肯受接道塗嗷嗷頗多怨讟已有流移就食他方者況此兩路昨來供應山陵百姓最為勞苦朝廷尤宜優恤伏望特降詔旨下兩路體量應有災傷之處倍加存撫寬其租稅敢有抑塞旱狀不為收接者嚴加譴責庶使困窮之民有所赴訴

言趙滋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臣累曾上言趙滋剛愎狂妄不可管軍及守邊必將敗事近聞朝廷益加寵任令再知雄州臣愚瞽之言誠無足采然竊聞鄉時本路都轉運使唐介安撫使彭思永皆曾言滋罪狀今朝廷使之再任彼三人者必不肯同心協力以利公家但更相違戾窺伺得失雖容貌語言

外相包容其中心豈能坦然全無猜忌是朝廷激之使交鬪也若監司將帥互相猜惡而欲使之安下民扞外敵臣竊以爲難矣伏望朝廷念河北一路繫國家安危察滋所爲皆夸誕不實授滋別路一閒慢差遣使上下之情各獲自安不唯邊境保無他慮亦滋一身之福也

言趙滋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趙滋爲人剛愎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爲信臣亦自恐聞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使人禮貌驕倨不遵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事恐致引惹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駕疆場日駭乘輿暴露於澶淵虜騎憑陵於齊

傳家集卷二

章奏十一

八

鄆兩河之間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約爲兄弟歲捐金帛以餌之聘問往來待以敵國之禮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此爲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事中國之禮未有闕也爲邊臣者當訓卒乘繕器械以戒不虞厚饗餼慎威儀以待使者內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強胡苟爲夸大於目前以求一時之聲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釁隙一開則朝廷未得高枕而卧也昔孫蒯毀餅而曹衛構難鄩人漚管而魯國喪邑涉佗揆手而晉失諸侯女子爭桑

而吳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慎也雄州當虜之衝平居則行李之所往來有事則戎馬之所出入典州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稟性狂狠恐不可久寘於彼乞落軍職徙之內地毋使邊將相效爲國生事實天下幸甚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  
上尋得旨依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啟敢以來每日裝飾尼女置於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嘆其失禮或默有譏誚躡履神威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喪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

言遣奠劄子

臣聞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即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

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尚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

### 論後殿起居劄子

臣竊見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爲便殿乘輿每旦先御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已於垂拱起居者非有職事奏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來乘輿間日一御垂拱有司不詳事體本末遂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只赴

傳家集卷天

章奏十一

十

垂拱不赴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乘輿不御垂拱將近旬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爲侍從近臣而動踰旬月不得瞻望黼宸臣恐朝廷之儀由此相承寔益訛謬欲乞今後應乘輿不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爲太煩即令兩日一次起居

### 論皇地祇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十九日上

臣伏見今月十九日以大行皇帝謚號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皇地祇止於圓丘望告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其尊一也是故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今社稷之祀位爲上公猶特遣官奏告而皇地祇寓於

南郊下同服食失尊卑之叙乖重輕之義考諸名體竊所未安欲乞今後凡祭告皇地祇並遣兩府官一員詣北郊行事庶合禮意

論虞祭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日上

臣聞禮既葬而虞虞安也柩既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主人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尚如塗中使羣臣行事於親踈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尚有三虞欲望自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

論虞祭第二劄子

傳家集卷二

文章十一

十一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爲輕以爲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爲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由臣蠢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

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  
勉強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八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傳家集卷二十八

章奏十一

十一

章奏十二

言醫官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舊醫官宋安道等四人昨以待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脉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戾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之間稱是診人六脉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黍章服察其療疾實

傳家集卷二十九

章奏十二

一

無所益伏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脉者常以十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殽發言進藥更相倚仗前跋後寔左瞻右顧雖有俞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彊者自專弱者附會雷同比周共爲誣罔不顧聖體但爲身謀俱云脉氣平和臟府無疾然而旁側衆人竊觀形證豈得爲安寧復舊如醫官所言哉日月愈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隳膽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羣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月之間全無應效則斥去不用別更擇人

如此必遇良醫痊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少加采察天下幸甚

言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宋安道等診候御脉日久方術無驗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爲聖體已安不復敢言今覩陛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疹殊未痊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竊聞宋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脉平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面謾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至於今日而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肯盡

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人不爲國家正賞罰之法快天下之志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使使而不專故也臣聞鄉者朝廷選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難經素問考其通粗取合格者以爲侍醫亦有不試而使與安道等雜處共事者夫良醫由性識敏達以平生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於心未必皆讀古書也亦猶誦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吳者豈盡能行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未嘗得醫人也安道等久在醫局專利忌前交結貴近更相黨庇使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智臆施其方術哉

是以一槩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之專  
診御脉旬月之間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則  
俟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疏者不敢濫進矣臣  
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憎良藥而不受者  
病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  
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爲病所拒矣  
若陛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  
惜奈宗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鼎鑊而不  
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人有罪無  
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脉  
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  
以保養聖神爲天下生民之福

傳家集卷二十九 章奏十二

三

言張茂則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七日上

臣等竊聞祖宗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內侍省押  
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今陛下踐祚之初尤宜謹  
守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則果有  
才幹可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至然後授之又何  
晚也臣恐茂則一開此例則內臣攀援求進者多畫一  
之法從此隳壞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於事初  
也臣等區區所爲國家重惜在此而已

乞放宮人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宮下陳者皆放之出宮

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饗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書之人其餘皆給與粧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湊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愷

傳家集卷二十九

章奏十二

四

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况閨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烜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爲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談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擢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邇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

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方  
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  
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  
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  
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  
言不敢幸生而塞嘿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  
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婿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  
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  
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况皇帝在藩邸  
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溫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  
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

傳家集卷二十九

章奏十二

五

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  
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疎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  
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  
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  
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  
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  
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  
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  
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  
紀海內俟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  
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

撫存愛養使之內愧知非革心爲善况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曾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

傳家集卷三十九

章奏十二

六

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皆爲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大半焉陛下自齠髻之年爲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

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肯變更蓋勳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旣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已自責以謝前失温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驩悅回心易慮况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悴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

乞開講筵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有旨使開講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聖旨直候來春臣聞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况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爲辭如此使下情何以上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

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擇日開講筵

言程戡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上

臣伏覩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羣臣解體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猶無名迹爲人所稱況今老病昏懦尤其在鄜延苟且偷安以度日月爲吏兵所慢戎狄所輕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授以冗秩別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廷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之外官尊祿厚無若節度使者羣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臣不知程戡在鄜延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邊臣有能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况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賞刑以占聖政而戡首蒙濫賞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使守鄜延庶合中外之望

言程戡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鄜延路經略使程戡建節再任不合衆望乞追還前命事至今不聞施行臣竊以方今國家外患唯在西北二寇所以捍禦二寇唯在諸路經略安撫使居此任者豈可不精擇其人程戡在鄜延自以衰老畏人指目專務姑息取媚羣小僚屬軍伍尚無稟畏况於外夷固所輕侮比年以來趙諒祚數違舊制易姓建官

妄有邀求不遵朝命戡不能式遏而容納其使事之可  
否盡諉於朝廷則禦侮之臣將何所用事君不忠孰其  
於此臣愚以爲凡御羣臣之道若居官稱職衆所不及  
則當使之再任若立功立事爲人所知則當加之品秩  
今語其稱職則軍政不修語其立功則戎狄驕慢而朝  
廷寵命益優委任益厚臣恐將帥之臣宣力者無所勸  
而懷姦者得其志如此而望疆場安靜四夷賓服臣竊  
以爲難矣所有程戡新受恩命伏乞早賜追還

言後宮等級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日上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  
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負數祖宗之時

傳家集卷二十九

章奏十二

九

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  
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內中  
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  
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女  
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  
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  
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  
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  
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  
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  
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

而忽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九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傳家集卷二十九

章奏十二

十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十三

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怠慢以自疎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為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

傳家集卷三十

章奏十三

一

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

乞延訪羣臣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

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羣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頤指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幾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羣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絕故能紀綱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為帝王子孫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况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為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墮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

乞延訪羣臣第三劄子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為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

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殽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墮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墮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即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

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偷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泆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羣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羣臣羣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

顯印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為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為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

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

治平元年八月七日

臣屢曾上言乞詔侍從之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

傳家集卷三十

章奏十三

四

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為難臣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為而陛下之福耶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偽使各竭其宵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祇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

下留意

言奉養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上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為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濮王既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答況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為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為陛下攝理萬

傳家集卷三十

章奏十三

五

幾鎮安中外以俟痊復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况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為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慎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

言奉養上殿第二劄子

臣累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訪善之道臣曩來文字叙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

今陛下即位將近暮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寔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

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獻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為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為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寢久覺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累世大恩不敢愛死為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

傳家集卷三十

章奏十三

七

臯所言事略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駕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為幸已大況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疎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遑遑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慙懼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臯時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為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幾

之務無由治辦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丹宸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忻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爲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臣又聞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爲已過有一民失所以爲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公家之急而徇私家之務乎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臣伏見陛下羸者即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欵至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粹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忭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

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閣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旣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爲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

傳家集卷三十

章奏十三

九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

治平元年三月廿七日上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永昭陵側別建一寺未知信否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於真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祖宗豈特於體理不順爲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孝心也議者或謂三陵共在一處永定永昭相去稍遠以此須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側置寺啗以微利使之守護種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處何較近遠若云資薦求福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虛實難驗使亡者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如釋氏所言則仁宗皇帝寬慈

恭儉好生惡殺恩洽四海澤被萬物豈待別置一寺更  
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樂處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  
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者並特與名額計創添寺額千  
有餘處據此功德宜享壽考無疆之福而數月之間宮  
車晏駕以此驗之佛不能爲人之福豈不顯然此皆皇  
太后與陛下所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支給賞賜供奉  
山陵帑藏空虛賦役煩多百姓罷弊京西去秋不稔春  
復少雨正是朝廷宵衣旰食存恤之時乃復興此無名  
之役不急之費誠非中外所望也若萬一有益於先帝  
羣臣豈敢愛惜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及監  
脩之人因此爲名妄求恩澤以廣徼倖之路臣竊爲朝  
廷不取也伏望陛下與皇太后深思當今切務汲汲於  
富國安民息此無益之事以副天下之望其永昭陵寺  
只乞依前來指揮更不別置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  
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  
浹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  
陛下踐祚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羣  
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  
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  
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饑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之同

其憂勞祈禱羣神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疲懷況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臯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輦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而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為民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

上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誼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歎秦

傳家集卷三十章奏十三

十一

俗之薄惡以為借父糶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誅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侷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為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況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勅百姓間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叅軍糾察聞奏刑統叅詳條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責與不責並聽勅裁朝廷近年務行寬政更有故出人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入則終身廢棄以此氏有謀殺及毆詈尊長者州縣之吏專務掩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

止從杖罪斷遣少肯處以正法蓋避自劾之耻務爲身謀遂使頑民益無顧憚名敦風教其實壞之三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寬此悖逆之民以爲仁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況教化之失風俗之弊任其責者豈特州縣長吏而已若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軍糾察聞奏斯亦難矣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吏及附表自劾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內則委府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寬縱隱蔽不依法勘鞫斷遣者並畫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以故出人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奏

傳家集卷三十

章奏十三

七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治平元年四月十四日上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臣聞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入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足以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學者莫不欲宗經嚮道至於浮華傳習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先帝察取士之弊嘗集近臣之論形於詔文則曰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以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閎博者頗見其才雖丁寧申論而有司不能奉行竊聞昨來南省考校始專用論策升黜議者頗以爲當臣猶恐四方疎遠未知所尚有司各持所見則人無適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用詩賦如未欲遽罷即乞令第

一場試論第二場試策第三場試詩賦每過廷試亦以論壓詩賦爲先後升降之法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之盛臣謬司學政盍進輿言如允所奏即乞預行告示令本院定奪聞奏者當院看詳近世取人專用詩賦其爲弊法有識共知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爲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一場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御前除試論外更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尚浮華若是依舊不罷詩賦之時即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別無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呂公著起請預行告示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司馬文正公傅家集卷第三十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

叔字

